



喻园语言文学论丛

汉藏语论集

黄树先 ● 著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http://www.hustp.com>

H4-53 喻
4

园

语

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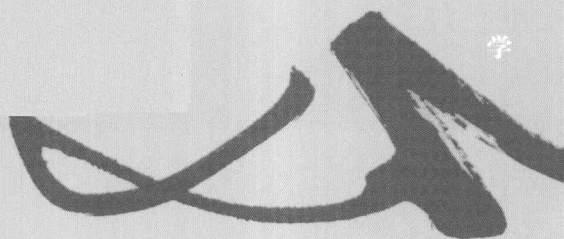
文

学

论

汉藏语论集

黄树先 ● 著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http://www.hustp.com>

中国 武汉

从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藏语论集/黄树先 著. —武汉: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2007 年 1 月

ISBN 978-7-5609-4350-3

I. 汉… II. 黄… III. 汉藏语系-研究-文集 IV. H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93102 号

汉藏语论集

黄树先 著

责任编辑:曹 红

封面设计:潘 群

责任校对:汪世红

责任监印:熊庆玉

出版发行: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中国·武汉)

武昌喻家山 邮编:430074 电话:(027)87557437

录 排:华中科技大学惠友文印中心

印 刷:湖北恒泰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880mm×1230mm

印张:10.875 插页:2

字数:310 000

版次:2007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200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21.80 元

ISBN 978-7-5609-4350-3/H·612

(本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出版社发行部调换)

内 容 提 要

本书收录研究汉语及汉藏语系语言的文章 35 篇,大体上都是根据历史语言学的理论和原则,依托汉语文献,通过汉语和亲属语言的比较,来研究亚洲大陆的语言。这些文章基本上可以分为两大块:一是借助汉藏比较语言学来研究汉语,如《上古汉语复辅音声母探源》,《说“扫”》;二是根据汉语文献的记载,来研究缺乏古老文献的民族语文,如《古代汉语文献中的藏缅语词拾零》,《略论古代民族语文中的*A-前缀》。

本文集文章的编排大致分为汉语的研究和民族语文的研究,每一大类又按照内容大体分为语音、语法、词汇三大块;同样内容的文章再根据发表的先后排次。依照传统语言学方法写成的几篇文章集中放在集子的后面。

本书的末尾附录了《汉藏语言概论》索引,希望能给使用白保罗这本书的读者带来一些方便。

本书力求把中国传统的语言学跟汉藏语言学完美地结合起来,希望能给学习和研究汉语以及汉藏语系的读者提供参考。

总序

学术研究，有两种境界。孟子言：“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此是学术研究的一种境界，在于“学问乃为己之学”，以学识和学术研究充实自我。又王阳明言：“夫道，天下之公道也；学，天下之公学也，非朱子可得而私也，非孔子可得而私也。天下之公也，公言之而已矣。故言之而是，虽异于己，乃益于己也；言之而非，虽同于己，适损于己也。道固自在，学亦自在。天下信之不为多，一人信之不为少。”此是学术研究的另一种境界，在于“学术乃天下之公器”。欲至两种境界之一，应在学术研究中坚守宁静致远，以免荀子所谓“为学大病在好名”之病。然当前的学术研究，因了各种现实的欲望与制约，不无躁动喧嚣与过分功利。

秀美的喻家山阳，有一群默默耕耘于语言与文学圣殿的学术中人，有资深教授，也有青年学俊，教书之余，或以研促教，培英育才，或以研自娱，陶情冶性。不能言皆臻学术澄静之胜境，幸未染追名逐利之流风，宁静遨游，沉潜于思，自有心得，形诸文字，“成一家之言”。此“喻园语言文学论丛”编纂出版动力之所在也。本丛书，或论文结集，或学术专著，大体论析深微，新见屡

现，自成体系，有裨学界。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丛书出版，只是起点，回顾留存，意启后来，寻幽探胜，学无止境。

丛书得以顺利出版，应衷心感谢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尤其总编姜新祺先生以及编审室诸位责编倾注了满腔热忱，在此一并致以深深的敬意和诚挚的谢意！

华中科技大学中文系“喻园语言文学论丛”编委会

序

一

我喜欢树先做学问的路子。

树先重视写论文。晋升副教授，晋升教授，靠的都是论文。有的青年学者，把精力用在撰写大部头的书上面；好些学校，评职称也特别强调要有“专著”。其实，相当多“专著”一般化的内容居多，闪光点并不明显。从发展上说，青年学者着力于写论文，可以积蓄越来越强劲的学术潜能，是更应该提倡的。

树先写论文重视小题大做。编写教材，总是大题小做，这是因为，教材范围宽泛而篇幅有限，所写内容线条较粗，所涉及的问题往往点到即止，不会一一进行细致的描写和解说。相反，撰写论文，则需要着力于小题大做。这是因为，只有把题目封闭在相对较小的范围之内，主观上有能力做深做透，客观上有条件做得相对周全，才能写出好文章。树先这部《汉藏语论集》的论文，比如《上古汉语复辅音声母探源》、《试论古代汉语动物词前缀》、《古代汉语僻义词考释》等等，都是小题大做的好文章。

树先写论文重视串联研究。发现问题，是钻研问题的前提。一旦发现问题，便要牢牢攥住，从各个侧面进

行审视，提出这样那样的设问，然后沿着一连串问号所提供的线索，步步深入地寻求答案。读这部文集，可以看到树先研究的问题注意力相当集中，把大部分精力放在了对词汇的关注上面，并且由此及彼地对相关问题进行了追踪性的串联研究。比如《“馭马”探源》、《“茶”字探源》、《“哥”字探源》、《“嫫隅”溯源》，又如《试论古代汉语前缀*A-》、《古文献中的汉藏语前缀*a-》、《略论古代民族语文中的*A-前缀》，都使人感到，作者不是东放一枪西放一枪地打游击，而是在打运动式的阵地战。

树先写论文重视找到自己。学习是为了创造，读别人的书是为了写出自己的书。一个学者，只有通过自己的研究，提出带有自己个性的成果，从而塑造出自己的形象，才能站到学问的高层次之上。从这部文集可以看到，树先撰写文稿，带着一种追求。一方面，对古今中外学者们的学说细加审察，反复思辨，吸取其合理的、对已有用的成分；另一方面，借助汉藏比较语言学来研究汉语，根据汉语文献的记载来研究缺乏古老文献的民族语文，形成自己的研究套路。文集中，《段玉裁的古今字说——说文段注研究之一》、《读〈说文段注改篆评议〉》等文章，都可以看到追求找到自己的轨迹。学术事业总要不断发展，不断前进，不断推陈出新。“否定—超越—再否定—再超越”，这才是正常的公式。树先在做着走出自己路子的努力！

我同树先有两层关系。一是师生。1979年，他考入华中师范学院中文系，我给他们那个年级讲过课。二是师兄弟。1983年，他大学一毕业便考取了本校的硕士研究生，跟年已七十有三的杨潜斋先生学习汉语史，主攻传统训诂学，于是成了我的小师弟。20世纪50年代中

期，我读大学时，四十多岁的杨先生给我们上过语言学概论课程；我毕业后，留校当助教，在汉语教研室工作，杨先生是教研室主任。杨先生治学极为认真，特别强调有所发现，他写的文章字字工整，十分好看，每一页都可以照相制版，令人赞叹不已。可惜他的书由于种种原因没能出版，至今也不知道那些手稿还在不在。我提到这一点，是想说明，人的一生往往有许多机缘，每个机缘都可能成为诱导自己前进的因素。我相信，对于树先的成长来说，杨先生的指点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文章反映作者的为人与性格。树先朴实、诚恳、有内秀，他的文风也显示了实在、直率、有丰厚蕴含的特色。树先在这部文集的“后记”中写道：“别的学科我不敢妄谈，但我觉得中国的语言学要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作风。”“在文章的形式上，我追求的也是很传统的中国特色。我很喜欢王国维《观堂集林》的风格：不张扬，不卖弄，简洁洗练。文章看起来似乎没有什么理论的述说，材料—论述—结论。把其前后的文章拿来，就会看到一条红线贯穿其中。这条红线就是他的思想，他的理论，他的灵魂。”在我看来，这是树先对做学问的深刻感悟，也是树先为自己怎么做学问规定下来的一条总路子。我深信，在这条路子上，树先今后定能留下一长串更为鲜明的脚印！

邢福义

2007年1月5日

于华中师范大学语言与语言教育研究中心

序 二

当生物学出现达尔文进化论的时候，与之平行发展的是语言学中的历史比较法与谱系理论。一个多世纪过去了，分子人类学的进展，已经给我们描绘出现代人走出非洲的图景，而历史语言学在方法与史观上却没有大的进展。原因很复杂，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语言学界的学术兴趣在 20 世纪初开始从历时转向了共时，关心历史语言学的人少了。特别是东亚历史语言学，当时还刚刚起步，热闹了一阵子，就门庭冷落了。此外还有另一个原因，中国传统小学是注重文献考证的，这种研究方法严重影响到后来的历史语言学。而学科的发展更需要的是探索与创新。黄树先在此书的后记中对段玉裁与王念孙作了很有意思的比较，我也有同感。此二人在有清三百年的朴学研究中是二位最伟大的巨子，代表了两种不同的学术风格。就像物理学界有理论科学家，也有实验科学家，李政道、杨振宁推翻宇宙守恒定律需要吴健雄的实验证明。但是，理论创新总是首位的。段玉裁的伟大，不在于他的文献考证之功，而是他发现了谐声体系中同声必同部的原则。由于他的这个发现，使上古韵部研究的范围从《诗经》韵脚扩展到绝大部分汉字，汉

语音韵学才有一个革命性的发展。

分子人类学对现代人群起源与传播的研究，主要的根据是人群的遗传结构、基因中的突变位点，这很像语言中的同源词与语言分化过程中的创新。人类的基因研究为分子人类学的研究提供了最基本的数据。但是，语言学中的基本材料还需要我们自己一点点地去挖掘。当我们的研究范围探及到数千年甚至一万年前的时候，历史文献不可能为我们提供确凿的证据，需要语言学家靠自己的智慧去不断地探索、假设，以后在范围更广的语言材料与理论背景下加以验证。这种方法与传统的文献研究很不一样，它不是考证，而是探索。开初的时候很不确定，很模糊，猜测性很强，就像溶液中刚刚析出的盐类，渐渐地，析出的晶体越来越多，逐渐连成一片，可以发现有许多正是我们需要的盐类，还有些是杂质，需要去掉。

当历史语言学的范围一旦涉及史前，就非常需要这样的语言学家通过探索性工作为我们的总体研究提供基本材料。黄树先就是这样的一位语言学家，这本集子中有许多就属于这样的基础工作。历史语言学应该非常感谢他的艰辛劳动。

潘悟云

2006年6月

于上海师范大学语言所

目 录

上古汉语复辅音声母探源	(1)
“蝴蝶”释名	(18)
汉唐训读和汉藏语言比较举隅	(25)
说“幼小”	(31)
说“稻”	(45)
说“扫”	(54)
古代汉语中的“马”字	(68)
“梁、圯、厉”同源考	(75)
说“盐”	(81)
试论古代汉语动物词前缀	(87)
试论古代汉语前缀*A-	(106)
古训旁证	(119)
诗诂旁证	(124)
《太玄经》“妇人徽猛”解	(138)
古训新证	(141)
古代汉语词语新释	(151)
说甲骨文“帚”	(158)
古楚语释词	(162)
汉文古籍中的藏缅语借词“吉量”	(176)
古代汉语文献中的藏缅语词拾零	(179)

古代文献中几个词的来源	(186)
汉语文献中的几个藏缅语词试释	(191)
“馱马”探源	(201)
夷语杂释	(208)
文献中的民族语文考释	(214)
“茶”字探源	(220)
“哥”字探源	(230)
“嫫隅”溯源	(241)
古文献中的汉藏语前缀*a-	(246)
略论古代民族语文中的*A-前缀	(250)
古代汉语僻义词考释	(256)
诂训辨析	(262)
《礼记》“待其从容”解	(269)
段玉裁的古今字说——说文段注研究之一	(272)
读《说文段注改篆评议》	(280)
附录 A 《汉藏语言概论》词语检索	(291)
附录 B 本书作者 2002 年后论著目录	(323)
后记	(324)

上古汉语复辅音声母探源

本文运用次要音节理论，对上古汉语复辅音声母的来源进行探讨。本文认为，前上古汉语有许多双音节词，前一个音节弱化后，元音脱落，形成次要音节；前一个音节的声母和后一个音节的声母结合，形成复辅音。这是上古汉语复辅音的一个重要来源。

汉语上古音有复辅音声母这一假说，自 19 世纪 70 年代提出来以后，中外学者不断探索，这一假说已被越来越多的语言事实所证明，业已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在这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学者的注意力相对集中在探究上古汉语复声母的种类上。有一个问题，学者尚无暇顾及，那就是：汉语复辅音是如何形成、发展的？

上古汉语复辅音的早期面貌到底是怎样的？近年来有学者试图对此进行探讨。Bodman (1980) 把上古汉语塞音加流音声母分为两大类：Cr-, Cl-; C-r-, C-l-。在此基础上，潘悟云教授 (1987) 认为，“不妨暂时假设前一类是真正的复辅音；后一类的塞音部分很像南亚语中的前加音，是音节弱化的结果，往往导致脱落”。这给复辅音来源的探索带来了希望。笔者对这个问题也曾有过较长时间的思考，黄树先 (1993, 29 页) 有一个推测：“汉语受方块字的限制，要判断汉语动物词前缀哪个缩减，哪个保留完整，还难以遽断。不过，汉语许多动物词的复辅音有些是由前缀发展而来的，前一个音节韵母脱落，和词根结合在一起形成复辅音，如‘蛇’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考察复辅音时，我们应该考虑到这一点。”几年以后，我们仍然坚持这个观点，在一篇讨论汉语“马”字古音的文章中，有这样一段话：“‘马’在藏缅语中，有

一个词根*raŋ, *s-、*m-、*b-、*g-都是前缀。词根加上这些前缀, 可以有*s-raŋ、*m-raŋ、*g-raŋ、*b-raŋ等形式, 还可以有双重前缀*m-g-raŋ、g-m-raŋ、*m-b-raŋ; 甚至有三重前缀*s-m-b-raŋ。*m-b-raŋ后来发展成复辅音*mbrəŋ。按这个思路,*mbr-也就不是最早的形式, 倒是后来形成的。这个观点笔者在1993年的一篇文章里已经提出来了。”(黄树先, 1998)问题是很谨慎地提出来了, 限于当时的条件, 并没有很好地展开讨论。

近年来, 有学者先后提出汉语复辅音声母来自两个音节的缩减。笔者所见, 有以下几家。

潘悟云教授(1995)认为:“在原始的华澳语中有许多词是多音节的, 就象现代的印尼语一样。后来, 有些词的词义重心转移到其中的一个音节上, 其他音节就发生了虚化。大多数的双音节词是前一个音节发生虚化, 虚化比较彻底的就成为词头, 而且音节发生弱化, 成为前冠音。前冠音的继续发展, 可能是失落, 也可能是与主要音节的声母结合成复辅音。”1999年他又非常全面地对整个汉藏语的次要音节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这里所说的次要音节, 和国内民语界所说的弱化音节相当。

吴安其先生(1995, 21页)认为:“古汉语*dr-、*gr-、*kr-、*pr-等声母可能是首音节和第二音节辅音缩减而来的”;一年以后, 吴氏又说:“推测上古期间古汉语的一些复音词单音节词化, 主要演变模式是前面音节的失落, 也有音节的缩减。”(吴安其, 1996, 20页)

倪大白先生(1996, 12页)比较了侗台语复辅音的来源, 并指出:“侗台语复辅音声母来源的探索, 也为汉语古音的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上古汉语存在复辅音, 比上古更早的太古汉语、远古汉语又是一番什么面貌? 先秦的复辅音和声调是否也是由早期黏着型的多音节词演变来的呢?”这些学者也没有时间对汉语复辅音声母的来源展开充分的讨论。

严学窘先生(1990) 也认为“原始汉语的音节结构是基本结构前后附加具有构词构形功能的多音节形式。”严先生的多音节的解释和上面几位先生的多音节稍有不同,但肯定前上古汉语有多音节词,复辅音声母来自多音节词却是一致的。

有鉴于此,我们收集了一些材料,拟对上古汉语复辅音的来源作一个较为全面的说明。

本文的汉语上古音采用郑张尚芳-潘悟云体系(郑张尚芳,1983、1987;潘悟云,1992、1999)。

汉藏语的复辅音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辅音结合得比较紧,我们称之为甲类复辅音;另一类辅音之间结合比较松散,实际上是辅音丛,我们称之为乙类复辅音(潘悟云,1995、1999)。汉藏语其他语言中的复辅音也可以分成这么两大类。羌语的复辅音由甲、乙两大类构成:“羌语复辅音一般只有二合的,没有三合的。复辅音一般分两种类型,一种是前置复音加基本辅音构成,本文称为甲类;一种是基本辅音加后置辅音构成,本文称为乙类。”“一般说来,甲类复辅音结合得较松,乙类复辅音结合得较紧。”(刘光坤,1997,25-26页)本文认为,上古汉语中结合得比较紧的甲类复辅音,来自双音节的缩减;结合得比较松的乙类复辅音,多来自前缀音加基本辅音。

本文先考察来自双音节缩减的上古汉语复辅音声母。在考察汉语复辅音来源之前,首先要对上古汉语的音节结构作一说明。

受方块汉字的限制,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汉语是单音节语言。近年来,通过和亲属语言比较,学者们开始意识到,早期汉语可能有大量的双音节词。法国汉学家沙加尔(L.Sagart,1992,37页)认为:“据初步了解,有两个因素可以证明原始汉语应该是复音节的:Blust(1988)把原始南岛语的不少词语的末一音节作词根(root)看待,说其居前音节不能看作独立的构词成分,该是原有的;汉语声母当中全清与次清的对立只能看作

是居前音节遗留下来的痕迹（居前音节收鼻音韵尾时，末一音节声母就送气）。国内学者持此看法的有潘悟云教授（1995），他认为：“上古汉语的类型大概处于南亚语的阶段，既有复辅音，也有前冠音，同时还存在不少双音节的联绵词。”

当然，这种看法并没有得到大多数人的赞同。施向东先生（1998）对潘悟云教授（1995）的“上古汉语双音节→单音节发展”提出质疑，赞成与之相反的另一种模式，“即由具有音首辅音丛的单音节词扩展为双音节联绵词的模式”。施先生的立论依据主要是：“甲骨文中几乎没有双音节单纯词。诗经时代的汉语，双音节单纯词并不多，单音节词占绝对优势，这是研究上古汉语的人公认的事实。而到了楚辞、汉赋中，双音节联绵词大量增加。这个事实说明，在汉语发展方向是由单音节向双音节发展的，而不是相反。不大可能出现双音节→单音节→双音节这种反复循环的局面。”

（施向东，1998，83页）施先生的这段话，有必要澄清两个问题。

1. 判断上古汉语单音节、双音节以什么为依据？

许多学者认为，一个方块汉字代表汉语中的一个音节，用一个汉字记录一个词，当然就是一个音节。这样汉字和汉语的界限就混淆了。汉字是表意文字，一个字代表一个词，这个词可以是单音节词，也可以是双音节词。早在20世纪初，章太炎先生独具慧眼，在《一字重音说》中指出：“中夏文字率一字一音，亦有一字二音者，此轶出常轨者”，在列举若干例证后，章氏接着说：“此类实多，不可殚尽。大抵古文以一字兼二音既非常例，故后人旁附本字，增注借音，久则遂以二字并书，亦犹越称于越，邾称邾娄，在彼以一字读二音，自鲁史书之，则自增注于字、娄字于其上下也。”章氏一方面囿于一字一音的传统观念，一方面又依古书中的例证，谓一字一音“不可殚尽”。“不可殚尽”意味着一字二音为数不少。另外，章氏推测，后人于一字二音，“旁附本字，增注借音，久则遂以二字并书”，妄改者不在少数。刘又辛先生在